

44.65/
Y4B

0195113

五百里风云

· 村史 ·



前 期 表

—— 五 百 里 风 云

· 村 史 ·

宜春县《五百里风云》编写组

江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七五年·南昌

五 百 里 风 云

(村史)

宜春县《五百里风云》编写组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8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5 插页7 字数16万

1975年1月第1版 1975年1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统一书号：3110·39 定价：0.47元

毛主席语录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砸烂枷锁	(9)
第二章 组织起来	(30)
第三章 入社前后	(46)
第四章 粮食问题	(61)
第五章 金桥绿水	(76)
第六章 指路明灯	(88)
第七章 迎风劈浪	(100)
第八章 大寨花开	(120)
第九章 人红山绿	(134)
第十章 猪场风波	(146)
第十一章 此路不通	(163)
第十二章 洪流滚滚	(170)
第十三章 胸怀全局	(185)
第十四章 龙江风格	(196)
第十五章 稻田新歌	(201)
第十六章 冲锋不止	(206)
后 记	

引 言

在古老的宜春县城西北四十华里的地方，有个欣欣向荣的小村庄，这就是江西省“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宜春县洪塘公社五百里大队五百里生产队。相传三百多年以前，这里还是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到了明末清初，封建朝廷在这里建立驿站，从洪都府（即今南昌市）到这里正好五百里路程，因此命名为五百里驿站。久而久之，人们便把这个地方叫做五百里村。

现在，这里居住着五十户人家，有二百八十六人，耕种着二百二十三亩田地。全村有四十二户贫下中农，四户中农，一户小土地出租，还有三户地主。村子三面环山，共有三十一一个山头，十个山冲，有三分之二的田土分布在山冲角落。

解放前，五百里村和全国广大农村一样，贫苦农民饱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在死亡线上受煎熬，苦挣扎。他们世代代用勤劳的双手，流血流汗，一锄一耙开出来的土地，绝大部分被地主阶级霸占去了。至解放前夕，占全村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二的贫下中农，只占有全部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八。加之自然条件恶劣，人们形容那时五百里的自然面貌是：“三面环山十个冲，土薄田瘦草满垅，干死蛤蟆饿死鼠，十年九旱肚里空。”贫苦农民租种地主的田，一年累到头，还是“禾镰挂上壁，家里没饭吃”。许多人为生活所迫，只得拿起扁担，挑脚卖力，维生糊口，扁担

多，成了五百里贫苦农民苦难的象征。那时候，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毛竹扁担不上肩，穷人灶里不冒烟，

毛竹扁担一条龙，穷人外出做苦工；

毛竹扁担三尺三，穷人靠它度饥荒，

毛竹扁担挂担箩，穷人腰弯背又驼。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在万恶的旧社会，扁担不仅是五百里穷苦农民苦难的象征，也是他们不畏强暴、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的历史见证。早在公元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兴起，五百里贫苦农民踊跃参加起义军，举起油光闪亮的扁担，向着吃人的封建社会，向着万恶的地主阶级，象疾雷闪电猛劈横扫。长工陈廷信，担任了起义军的“百长”，跃马挥戈，所向无敌。他把义军旌旗插在村头的井台上，清朝反动军队望而丧胆，连夜逃遁。在这次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中，有力地表现了五百里贫苦农民奋起反抗，敢同恶魔斗争的大无畏精神。

土地革命时期，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那时候，洪塘是个游击区，红军经常打过来，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号召贫苦农民联合起来，打倒土豪劣绅。五百里的织匠彭文华，为了寻求翻身解放的道路，毅然冲破白匪军的严密封锁，投奔了红军。不久，他带着党的指示，回到五百里，广泛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使五百里的贫苦农民懂得了革命道理，提高了阶级觉悟，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给红军送情报，送军粮。一次，红军攻打驻守洪塘的白匪军，五百里贫苦农民举起扁担，拿着梭标，配合红军

攻占将军岭，杀掉了白匪军的碉堡长。接着，在红军的带领下，他们又操起扁担，打土豪，分财物，大灭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威风。

全国解放前夕，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革命形势鼓舞下，五百里贫雇农掀起了反剥削、抗租税的浪潮，至今还传颂着他们砸烂地主吃人桶，怒打伪保长的动人事迹。

一九四九年，宜春解放了。五百里的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开展，迅速地改变着五百里的面貌。特别是通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教育了干部，锻炼了群众，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各项工作沿着正确的路线前进。五百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昔日荒凉的小山沟，变成了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五百里的巨大变化，集中起来主要表现在这样八个方面：

第一是生产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四年十年间，新修大小渠道十七条，机耕道七条；加高加固了两个水库，五口山塘，形成了一个水利排灌网，使全队水田全部实现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十年来，平均每年每个劳动力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时间搞农田基本建设。此外，通过植树造林，大小三十一个山头全部绿化，发挥了保持水土的作用。

第二是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解放初期，粮食平均亩产只有二百来斤。一九六四年增加到六百二十三斤，总产量为十三

万四千斤。一九六四年冬开展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一九六五年亩产就突破千斤大关，总产量达到二十二万三千九百四十斤。从此，粮食产量连年增长，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上升得更快。一九七三年，亩产达到一千九百五十二斤，总产比一九六五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以上。

第三是多种经营有较大的发展。一九六七年油脂总产量为四千斤，比一九六五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八，一九七三年跨过五千斤，比一九六五年增长百分之七十四点八。生猪存栏数一九六七年为一百一十三头，比一九六五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二点七，一九七〇年跨过两百头大关，实现了“一人一猪”，“一亩一猪”，一九七三年为二百九十头，比一九六五年增长百分之二百九十一一点九。集体养猪所占的比重逐年增大，一九六五年集体养猪存栏数占总存栏数的百分之四十三，一九七三年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二点四。林业方面，仅成活的杉树就有十万多株，目前，零星用材全部自给，再过五年便可以向国家提供用材。

第四是集体经济迅速壮大。一九七三年集体总收入为五万八千五百多元，纯收入为三万三千三百多元，同一九六五年比较，总收入增长百分之九十三，纯收入增长百分之八十。公共积累到一九七三年有八万四千多元，比一九六五年增长四倍半。公共积累的增加，加速了农业机械化的进程。现在，全队有手扶拖拉机两台，发电机两台，柴油机两台，电动机七台，水泵三台，粉碎机一台，电动打谷机三台，做面机两台，磨粉机一台，碾米机一台，脱粒、碾米、排灌和饲料粉碎都用上了机器，机耕面积达百分之八十以上。

第五是对国家的贡献逐年增多。一九六三年以前，年年要吃回供粮。一九六四年，开始向国家作出贡献，超额百分之三点二完成了征购任务。从此，粮食征购任务年年超额完成，连续十一年超购不销。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每年交售征购粮十六万多斤，超额一倍多，平均每亩交售近八百斤。这两年每年交售的征购粮，比一九六四年的全年总产量还多百分之二十左右。一九六七年卖给国家的油脂为一千六百五十斤，比一九六五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七点五，一九七三年达到两千零七十一斤，比一九六五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二点六。一九六七年交售肥猪六十头，比一九六五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一九七三年交售一百二十五头，比一九六五年增长百分之一百七十多，平均每户贡献两头半。

第六是社员生活显著改善。一九七三年平均每人从集体经济分得一百一十七元，比一九六五年增长百分之四十，比解放前当地富裕中农每人每年的平均纯收入高出百分之四十七。社员的口粮也由一九六三年的四百斤增加到五百多斤。一九七三年，社员存款达二万九千二百八十三元，平均每户五百八十五元，最高的达一千七百多元，平均每人一百零二元七角。

第七是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本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原则，新建起四十六栋整齐、宽敞、明亮的砖瓦住房，家家都住进了新房，入夜，每家每户电灯明亮。新村的東西两头建起了四排共四十八只猪舍、厕所。新村到洪塘修了二华里长的公路，装卸货物非常方便。饮水条件也改善了。过去，两口水井，一口在田中间，一口在山脚下，不但挑水吃力，春夏两季，还常常吃黄泥水，很不卫生。现在，

安了水管，用抽水机把清澈晶亮的泉水抽上来，存入蓄水池内，装上自来水龙头，既省工，又清洁。

第八是文教事业蓬勃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五百里村办起了小学，贫下中农直接管理学校，教师由贫下中农推荐。解放以前，贫苦农民的子弟没钱上学，现在，贫下中农中有四个大学生，八个高中生，十七个初中生。还建立了农民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小组和农业科学实验研究小组。

来五百里参观的人，看到、听到这些巨大变化和欣欣向荣的景象，无不赞不绝口：

旧社会的五百里是个穷地方，新社会的五百里一派新气象。机械化，电灯亮，水利化，粮满仓，山头绿油油，四季瓜果香，猪满圈，鱼满塘，五业齐兴旺。集体经济大发展，存款增多有余粮，增产增收增贡献，男女老少喜洋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继续革命永向前。

五百里的这些巨大变化，归根结蒂，是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的结果。二十多年来，五百里的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在党支部的带领下，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坚定不移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不断地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修正主义，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五百里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的斗争实践，极其生动地证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按照党的基本路线办事，

就前进，就胜利，背离了党的基本路线，就倒退，就失败。五百里的巨大变化，深刻地体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成果，有力地回击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和林彪反党集团攻击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狂叫“今不如昔”的无耻澜言。五百里的贫下中农从自然面貌和生产的大变化中，进一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强大威力，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认识到集体力量的伟大，认识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从而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学大寨越学越想学，干社会主义越干劲头越大。

早在一八四八年，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伟大领袖毛主席进一步阐明了这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五百里解放二十多年的历史，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机会主义路线的历史，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历史。今天五百里的一切，都是斗来的，争来的。不斗，阶级敌人不会老实；不斗，修正主义不会垮台；不斗，就无法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不斗，就不能同传统的所有制和传统的观念彻底决裂；不斗，天老爷不会低头；不

斗，就到达不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五百里风云》这本书，写的就是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五百里的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进行一场又一场的尖锐、复杂斗争的一些真实故事。

第一章 砸烂枷锁

一九四九年四月，我英勇善战的人民解放军，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横渡长江，摧毁了蒋家王朝；以风卷残云的凌厉攻势，猛追穷寇，扫荡着蒋匪残敌。革命形势发展一日千里，全国解放时日即将到来。

五月间，石榴火红，禾苗青绿，南昌解放的喜讯象春风一样吹到了宜春，五百里贫苦农民眉开眼笑，奔走相告：“快啦，快啦，解放军快来啦！”“当年的老红军又回来了！”

“我们出头的日子到了！”

六月二十三日清晨，一阵急促的枪声过后，溃逃到洪塘山区的一股国民党残匪被歼灭了。一轮红日从东山腾腾升起，喷射出万道金光，洪塘解放了！自己的队伍来到了！五百里贫苦农民敲锣打鼓，迎接亲人，庆贺新生，乐得两眼热泪盈眶，笑得合不拢嘴唇。随后，建立了区、乡人民政权，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减租减息，为开展土地改革，砸烂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创造条件。

一九五〇年冬天，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洪塘地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广大贫苦农民以奔放的斗争热情和强烈的翻身愿望，点燃了反对封建剥削制度的革命烈火，齐心协力，振臂奋起，同封建地主阶级展开了激烈的搏斗，冲决一切束缚的罗网，朝着解放的道路奔跑。

(一)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九日早晨，土改工作队身披彩霞，迎着朝阳，翻过山坡，穿过狭冲，在五百里贫苦农民的热望中进了村。

经过剿匪反霸、减租减息运动锻炼的雇农曾振荣，此刻心情异常兴奋，一会儿村里游转，一会儿村口眺望，心舒眉展，兴致冲冲。他巴不得马上听到工作队宣布土改这个开天辟地的喜讯，迅速投入这场翻天覆地的斗争；他也巴不得立即向工作队倾诉五百里贫苦农民的苦难经历，表达他们强烈的愿望和斗争的决心。他匆匆吃过早饭，就风快地去参加工作队召开的第一次群众大会。

会场设在西头的晒坪上，严严实实的人群把工作队队长老王簇拥在当中，聚精会神地听着老王的讲话。曾振荣挺起胸脯，站在老王的左边，两个拳头捏得沁出了水，紧贴在两胯，一双眼睛透着神光，随着老王讲话间挥动的手势移动。

老王首先讲了全国革命的形势。接上，详细、形象地讲述了土改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讲得娓娓动听，扣人心弦。最后，他着重指出：“土地改革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地主阶级决不会甘心死亡的，他们一定会耍出各种阴谋诡计，进行垂死挣扎，我们千万要擦亮眼睛，及时识破和揭穿他们的鬼把戏。”他给大家壮胆说：“有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正确的土改总路线，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给我们撑腰，又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做后盾，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团结战斗，就一定能够夺取土改的胜利。”

老王话音刚落，会场气氛热烈，情绪高涨，曾振荣领头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热烈的欢呼声响彻会场上空，久久地回荡在山谷。

大会结束，曾振荣伸出两只粗壮的大手，用力一合，把老王的手紧紧地握在掌心，激动地说：“我们早就盼望你们来啦！你讲得太好了，讲到了我们的心眼里。”

老王打量着这个中等身材的壮年人：着一身皂布衣服，肩头打了块巴掌大的补丁，腰系一条洗得发白的士林布汗巾，一双赤脚，两手厚茧，身架清瘦，目光炯炯，便顺口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曾振荣回答：“我叫曾振荣。”

“呵，你就是曾振荣呀！”老王两眼闪耀着兴奋的光芒，良久地凝望着曾振荣。

原来，在进村以前，老王就听乡里介绍过，五百里有个曾振荣，打长工出身，在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当中表现积极，是个苦大仇深的贫雇农。所以，一见是他，立即现出可亲的样子。

打这以后，工作队老王就常在贫苦农民家里进进出出，同贫苦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情况，调查研究。经过访贫问苦，老王更加深了对曾振荣的了解。一天夜里，老王走进曾振荣那间矮小破旧的屋子里，曾振荣热情地让坐，倒茶，格外亲热。他们坐在微弱的桐油灯下，促膝交谈。曾振荣一家，向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倾诉了苦难的家史。

曾振荣刚满一岁的时候，父亲就被折磨而死。父亲死后，为生活所迫，把东西卖尽，还欠下累累阎王债。地主逼债，把

剩下的一亩八分“命根子”田也霸去了。从此，孤儿寡母的日子更加凄苦。母亲带着他姐弟俩，没日没夜，拚死拚活地做事，还是过着家无隔宿粮，身无御寒衣的痛苦日子。最后，母亲劳累成疾，吐血死去，那年振荣刚满八岁。爷死娘不在，姐弟俩无依无靠，不得已，姐姐去舅舅家过活，振荣去帮地主放牛。放了五年，分文未得，身上却留下块块伤疤。他气不过，甩掉牛鞭，摸起扁担，出外挑脚谋生，起早贪黑，露宿餐风，肩膀压肿，脚板磨破，依然吃不饱，穿不暖。后来，他又被迫到地主家打长工，吃的猪狗食，做的牛马活，加上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使他债务丛集，如牛负重。直到解放前夕，他家只剩下一张三只脚的老古床，三口土砖搁起半边锅，两只饭碗三人吃，真是黄连树上吊猪胆，苦上加苦！

夜深人静。辛酸的泪水，愤怒的控诉，使老王的心如潮涌，如浪掀，他深情地望着曾振荣说：“老曾呀，你的苦就是全国贫苦农民的苦，你的仇就是全国贫苦农民的仇！解放前，全国贫苦农民被三座大山压驼了背，被地主老财吸干了血，现在，全国新解放区广大农村都在闹土改，人吃人的封建制度很快将被推翻。土改完成以后，我们还要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奔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哩！”

曾振荣揩干眼泪，抬起头来，提高嗓音说：“是啊！毛主席是贫苦农民的大救星，共产党是贫苦农民的大恩人。只有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地主老财打翻在地，贫苦农民才能过好日子！”

老王赞许地点点头：“说得对！”接上问道：“你说说，怎样才能打翻地主？”